



王彬彬·别具一格放异彩

漫步水墨世界，山川人物，呈北雄南秀；中国戏曲格局相似，却又不尽然——比如锡剧，有“四大名旦”，有“姚派”“兰腔”“梅腔”，旦皆灵秀，生多儒雅，而一个王彬彬，让一派温婉的锡剧透出豪放，让谦恭文弱的南派小生尽显阳刚之美。

1959年6月，文化部选调地方戏进京，王彬彬主演的《珍珠塔》入选。演出结束后，周恩来总理赶紧拉王彬彬在身边坐下，饶有兴致地告诉他：“我也是江苏人呐，锡剧我从小就听过，也爱听，你的演唱字正腔圆，别具一格。”这“别具一格”成为“彬彬腔”的最早注解。不久，《人民日报》发文《锡剧“珍珠塔”在京打响第一炮》，文中特地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评价，称赞王彬彬唱腔抒情优美、柔中带刚、琅琅上口、字字清晰，进而以此为依据，首次提出“彬彬腔”。从此，“彬彬腔”作为锡剧艺术最重要的流派传承下来，《珍珠塔》历演六十载不衰。

王彬彬（1921—2008），常州金坛人，锡剧泰斗，家贫，少失怙恃，15岁随姑母赴沪学艺，19岁崭露头角，25岁自带戏班，后加入无锡市锡剧团。成长于旧时代的王彬彬苦学苦练，建国后大放异彩——他在江苏省第一届、第二届戏曲会演中两次荣获演员一等奖。1960年参加全国文艺界群英会，他凭借“别具一格”的“彬彬腔”，在锡剧界赢得“唱腔之王”的美誉。他一生演出近百部戏，经典剧目和人物有《珍珠塔》（方卿）、《双推磨》（何宜渡）、《拔兰花》（蔡旭斋）、《西厢记》（张生）、《孟丽君》（皇甫少华）等。

这幅戏画《跌雪》为《珍珠塔》中的一折：方卿得表妹馈赠“盘缠”（家传珍珠塔），风雪归途，又被强人夺去，此时方卿发现“盘缠”是表妹的传家宝，惊吓万分！当即踉踉跄跄，连跌几个筋斗，最后一跌，雪紧风急，滑倒桥头，半身悬挂桥外。这场戏的情境，与演员的身世相近，仿佛台上的落魄书生就是金坛的学艺少年，情之所至，酣然入戏，手眼身法，淋漓尽致。王彬彬将时空交错、情节变化、情绪起伏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做吓市 / 绘
周翎 / 文



淮安市侨联 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 淮安日报社 联办

应江淮老农邀请，周末与微信群友去他的“淮大农场”游玩。车行至盱眙乡镇，路面蜿蜒，春光更加曼妙，小山着了翠装，夹杂着或红或黄或白的点缀，路旁杨树显得很精神。车窗不用关，春风里，万物都出来奔跑、呼吸、仰俯。

到了穆店马连线，看到“淮大农场”的牌子——砖头水泥垒砌的一面矮墙上，用石灰水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，也许这些字是江淮老农信手写的。走过石子铺就的小路，拐过小鱼塘，来到被水泥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前，几个妇女正兴致勃勃地杀鸡宰鹅，江淮老农在一旁边抽烟边等我们——他今天收拾得比往常亮堂，头发打了发胶，眼镜擦得很干净。

不顾一切地凋零

因为办公楼下的一树嫣红，我喜欢上了散步。每天我从树的身边走过，数着一树的花朵。守望，绽放。春风花事，时间如同静止。

一雨而夏，我忽然发现那些灿烂的嫣红一朵都没有了，只剩一树婆娑的绿，我在地上寻找嫣红的影子，可是哪里有呢，想学黛玉的矫情也不能。

仅仅是多了一个雨季，嫣红烟消云散，它们不顾一切地凋零了。不再去散步。

清明那天，大哥用心翻拍好老照片，从网络上发给我。有老祖母、我

病隙碎笔

上次生病已非常遥远，这和我长期坚持锻炼有关，也和我的乐观态度有关。

寻常人拉肚子，端坐于马桶挣扎，早就腹内阴寒、四肢瘫软、头脑混沌。可我不一样，在沙发上歇息片刻，脚上有了力气，肚子平静少许，就托着肚子去熟悉的店家找吃的。至于感冒之类的小疾，只需找杯滚烫的咖啡、或是添了红豆的奶茶、鲜奶，就着加辣的豆腐脑、三鲜粽子，大汗淋漓之后闷头睡一觉，一切复原。

这次病来得凶猛，且发病位置直击要害。

周五上午，发现腮帮子破个口子，离牙齿近，嘴里稍有动作，就疼得龇牙咧嘴。像是长了一副獠牙，时刻都在感受着它的尖锐，恨不能把牙齿全拔掉。

中午吃饭已非常小心，只要有骨头的全都放弃，就算这样，还是会有一些植物纤维伤到，一顿饭吃得烽烟四起。回去后顺手撕开一袋牛肉，习惯性送到嘴边，不曾想是麻辣味，刚塞到嘴，伤口处一阵火烧，还是咽了下去，表情悲壮得犹如沙场残兵匍匐前行。

果然，感冒咳嗽这些并发症如影随形。咳嗽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，一刻没消停过。有时咳累了，想吃点饼干补充体力，刚塞入口中，一阵地动山摇，饼干立时喷出老远。好在隔壁办公室曾主办过一些活动，积存了大量印着主办方商标的面巾纸，于是，我隔三差五倒腾几盒过来，无奈用量颇大，最后索性把剩下的小半箱都搬过来，鼻子被揪得通红、麻木。那时正好手头读的是崇祯皇帝执政末期的书籍，时间又恰是冬天，读到老朱心力憔悴、病痛交加之时面对残破河山，有心无力，内心的认同感格外

寒暄几句，他带我们往小山上走。山上长着各种树木，靠近半山腰的多是桃树、梨树，阳春三月，桃红李白，把山色点缀得妩媚多姿。江淮老农是江西人，中国农业大学博士，“江淮老农”是他的微信名。我们与江淮老农最初相识在微信群里，他在群里常向我们展示他的生活方式：与三两个农民对饮闲聊，木桌上的土鸡黑猪肉绿鸡蛋都是他农场的产品；一人独坐门前，面对幽幽小山，品尝自己炒得鹅肝、花生米，酒瓶里的酒只剩一半；伴着灯光和蝉鸣，斜倚在木床上，一杯茶，一炉香，一卷书，窗外似乎还能看到薄薄的雪……有时他也展示热火朝天的场景，肥壮的黑猪被几个壮汉捆起来，成群的土鸡在山间漫步，有一两只已飞到了树枝上。看他发的视频和图片，我在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勾勒他那隐士般的生活方式。

山路由石子铺就，两旁用围网隔着，那么多只鸡就这么一览无余、气势磅礴地呈现在眼前。它们在山里悠悠哉哉地逛着，和江淮老农一样，与天地山川相融相生。有一只不知怎么跑到了围网外，正闲庭信步呢，同来的几个群友兴奋地跑过去想捉它，“嗖”一下飞远，简直有种原始的野性。没有看到黑猪，江淮老农说黑猪在另一个山头。往上走，树林越来越密，树木更加粗大威武，枝叶交织。江淮老农介绍说那些树都是他栽的，他落户这里已十几年。十几年，从二十来岁到不惑之年，独在异乡，就在这里与树木为伴，与鸡鹅对话，与山风白云打招呼，与过客友人拉家常，这需要怎样的心境与定力！当然，江淮老农也非绝情去欲的圣人，偶尔也下山和我们小聚。他下山，我们就戏笑“道士下山”了，他只回应：“山下真好，灯红酒绿”，没人追究话的真假。小聚

□ 郭虎

们早逝的父母、我们小时候稚嫩的面孔及伙伴。

过几天，他告诉我，那些老照片的原件都被他烧掉了。他说，不想再保存了，因为我也老了。

他问我，我们家族在那个小镇上脉络清楚，就那么几户，必是移民而来的吧？

我也不知道。前几年回去祭奠祖母和母亲，一路的墓碑，刻录着我们家族不顾一切地凋零。

不再回故乡。

偶然参加一个餐会，一桌皎洁的面孔，被尊敬着。

□ 张启晨

强烈。

一大早睁开眼，发现视野一片模糊，开始时怀疑是睡眠不足或用眼过度，用力揉了揉，一阵刺痛袭来，缓缓张开眼，感觉眼上多了个东西，反手摸到手机，调出相机选取自拍模式，一个肉球鲜明地长在左眼里。

喊来老爸，这个置身行政岗位多年的老医生说：“是黄囊肿吧，估计要些日子才能好呢。”他的语气越是肯定我就越怀疑。

“不行，我信不过你，一会去你们医院，多找几个人看看。”

到了医院，好了，众口一词。我才放下心来，倾听他们的意见：这东西不容易好，位置不大好处理，只能先观察一段时间。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

我爱好写作，本职工作也和文字有关，闲下来爱捧一本书，换句话说，几乎时刻离不开眼睛，可今天看不到半小时，就眼睛发痒。这还不算，那囊肿仿佛五指山一样，在视线里不断生长，最后结实实遮住全部视线。于是，每隔半个小时，就要对着远处眺望一番，才能勉强工作。

中午，直奔食堂，又是陷阱。平时十来分钟就速战速决，可今天坐在座位上，明明筷子对准了一堆豆角，真正落下来时却是大蒜，筷子递到嘴边，总是多或少了半分位置，为了找准方向，不得不侧过头使用右眼，就这样好几次还送歪了，一筷子戳到腮帮子，或是夹了一半，米饭掉到裤子上。一顿饭吃下来，食堂都空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依照往日习惯，抽出一本书开始读，刚看几行字，就开始哈欠连连，我知道这是药物反应，原本对自己的意志力相当自信，可坚持了三五分钟，发现如此读书徒劳无益，只好败下阵来。回到车里放下座

□ 曾业桃

结束，他依旧回到山里。山上走一遭，风轻云淡，神清气爽。往山下走，江淮老农自豪地告诉群友说，天天在这里生活，会延年益寿的，况且这里好东西多着呢，经年累月的何首乌，清热解毒的凤尾蕨，治疗感冒的板蓝根。说着，他走到地里弯腰去拔板蓝根，没拔出来，差点跌个跟头，笑笑，又去拔，拔出一棵。那板蓝根的花和油菜花几乎一样，根比萝卜细些，凑过去闻，夹着泥土气，很香。

开饭了。都是江淮老农种养的绿色食品，黑猪肉、土鸡、老鹅、韭菜、稻谷、绿鸡蛋……每道菜都本味、鲜美无比。江淮老农边大口喝酒边介绍，他的产品从不愁销路，绿鸡蛋等十几个产品还是专利产品。平时他言语不多，今天依旧很少，只一味劝我们喝酒吃菜，农民般淳朴热情。席间有人问：“袁博士，你都四十岁了，还独自守着空山，你把这些土鸡、老鹅当作什么？是老婆、孩子还是情人？”大家平时在群里聊得多，也无忌讳。江淮老农顿了顿回了两个字：“孩子。”又有人笑问：“你何时娶妻生子，找对象有什么标准？”他顿了顿：“没啥标准，漂亮贤惠并愿意和我一起做山夫野老就行，可惜现在像这样的姑娘太少。”说完他猛喝一口大酒。我们都陷入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最后还是群主打破了沉默：“等到袁博士结婚，我们再来，吃他个三天三夜。”江淮老农跟着大笑，并嚷嚷：“我再喝一杯。”他的脸通红，像春风拂过桃花。

傍晚，江淮老农和我们作别，车很快开到了写有“淮大农场”四个大字的矮墙旁，回头一望，空旷寂静的天地山川间只有江淮老农孤零零站在那里目送我们，显得很小小。
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头脑中冒出这样一句话，我有些茫然，但不知为何茫然，茫然于江淮老农？茫然于芸芸众生？还是茫然于我自己？

想起从前我给前辈敬酒的一些情形来，何乃相似。转眼春秋。

大家说K歌吧，拥我开头，就不自谦了，可是我只会“古老”的罗大佑，一曲过后，娃娃脸们争相献歌。

没有一首熟悉。我在一角黯然地矜持着，他们沉浸在RAP的亢奋里。悄然离开。

我从来不强和年轻人争春，最不忍看拙劣的肥肛。

月华如水。沉思往事立斜阳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无端冒出这两句来。

对镜看鬓髯，曾经的青春不顾一切地凋零。

不再细端详。



新生 / 刘鹏 摄

椅睡午觉，刚把头靠向椅子，就昏迷般睡过去。

到底是年轻，周五时，感觉身体稍为有些好转，到了周六已康复大半。周一上班，格外的身轻体健、精力充沛，读书工作都比往日轻快不少，回望上周的生病经历，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中午，屋外阳光格外慵懒，大冬天的，身上浮满了密密匝匝的汗珠。一抬眼，花园里仍倔强地爬满了无数的绿，如同24岁的我骨子里不断跃动的力量。



灵岩

□ 苏眉

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，喜欢独自行走。喜欢去寺庙，站在虚掩的木窗前，看灵岩寺的僧侣在幽暗古老的膳堂里安静用餐。秋日的巨大菩提树叶落满地，碎金色的祈愿。

每次都会在树下的茶室吃一盏茶，然后回家，渐渐，这成了一种仪式，注定一个人，要以一种安静的面貌出现，再用一种安静的方式告别，仿佛某种约定。

看到面貌祥和的僧人，有些还很年轻，神色淡定，看不到尘世气息。即便在膳堂也像修行。缁色僧袍、棉布鞋子，吃饭走路悄无声息，内心平和带来感官的宁静，深邃寂寥，怡然自得。

浣花池、玩月池、吴王井，小而僻静的所在，都是凄美的景致，千年以前就已存在。旧日御花园遗址。原是吴王为他心爱的美人所建。这个著名的美女叫西施。吴王为她建造了一座行宫，叫“馆娃宫”。在吴语中，娃是美丽女人的意思。美女像幼小的孩童，可用来宠爱。吴语有它不动声色的明慧神韵。

馆娃宫，名字诡美到妖异，碎金纸上一抹淡淡李子红。江南独有的清淡香艳。据载宫内有条别致长廊，凿空廊下岩石，放一排陶瓮，上铺弹性榉梓木板。西施与宫女们漫舞其上，发出木琴乐音，因名“响屐廊”。灵岩塔西面，至今尚有“响屐”遗名。元时农民起义军中有张士诚，在苏州建大周政权后，欲重温夫差旧梦，曾重建响屐廊。然而，所有的一切，都已烟消云散，只留下传奇，以及一所苏州寺庙。灵岩寺。

灵岩寺又名崇报寺，中国佛教净土宗道场，建于灵岩山顶，高大植物繁茂青翠，江南湿润的明媚。灵岩寺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声誉。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小休憩其中的人来说，它不过是个温暖的处所，一个安静的所在。它的光环和灵感，在于每一次到来和思念的内心，无关名号。灵岩寺有经年未变的素面和廉价的门票。素面对外供应，吃面的地方亦像传世古董，一直不曾改变。面馆在山顶上，在寺庙边缘，安静简陋，木头八仙桌长条椅，高而深幽悬梁，暗色苔藓爬满青色砖墙，厅堂中飘荡香菇和面筋的气味。俗世味道。深色木头雕花窗户，墙上挂着不知年代的工笔画，亦是僧人所作。已经非常陈旧。画有树木、花朵和松鼠。窗户开着，景色幽深，空气清凉甘美。

寺庙中的僧人似乎分为两种。一类短衫打扮。听到过各种地方口音。他们大都非常年轻。在寺院中扫地、看管香火、和游客一起观看池水中的灵龟，进进出出的时候动作迅速灵巧，隔着很远的距离相互大声地喊着，显得非常快活。不过他们不大轻易与人搭讪。另一种僧人穿深色长袍，沉静肃穆，有类似深山树林中杉木植物的质地。用膳的时候非常文雅，偌大的厅堂，许多人吃饭，却听不到一声咳嗽或是低声的话语。只有碗筷碰撞发出的轻微声响。看到他们，真正感觉已来到寺庙。

曾在寺庙遇到一位僧人，他赠我一套佛经。一个朋友说我有佛缘。是真的么。好友皈依佛宝，据她讲佛法带来无边欢喜。对此，我只能遥遥站着，默默端凝。因为太好，所以不敢尝试，怕有失望。这如同虚妄的爱，如同遥远的无量劫，如同不可企及的一切，玄而又玄，水月镜花。然而，有尊佛就叫水月观音。

那套佛经，因为心怀敬仰，到现在还未曾打开。